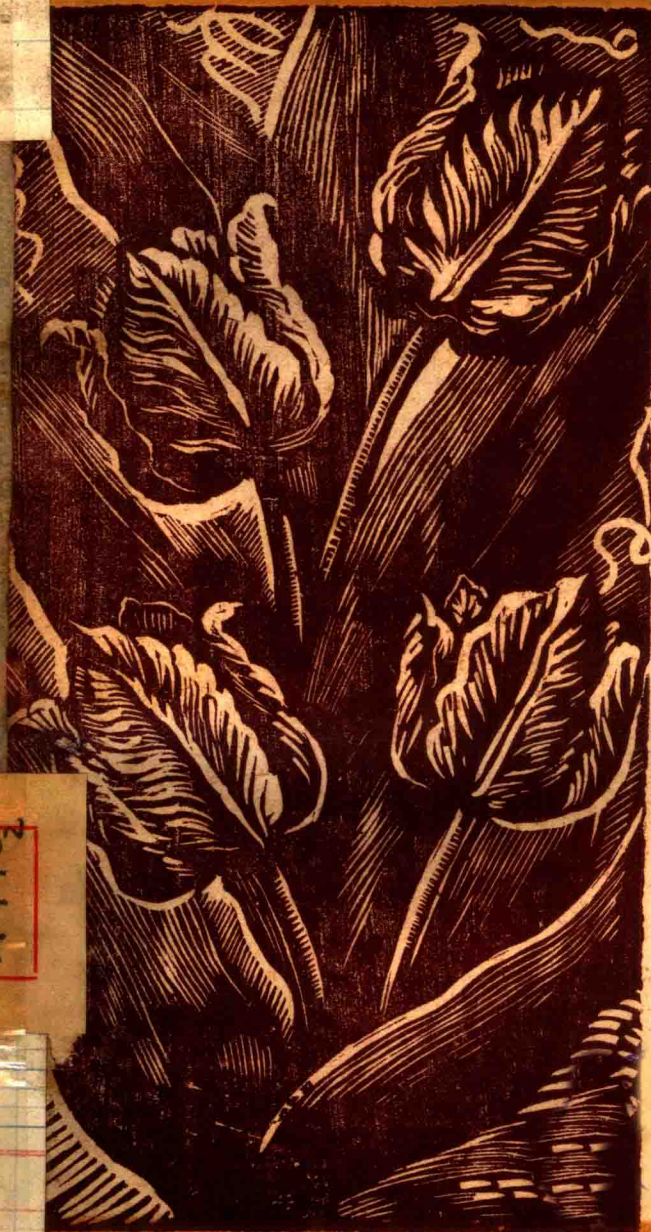


災難

胡考作



47402

災 難

— 胡 攷 著 —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災 難

版出月八年五十三國民
元 幣 北 冊 每

著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胡 攷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

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 日照 臨沭
東海 鄒縣 藏馬
竹庭 莒縣 莒北
郊城 膠縣 高密
泰安 十字路 新安鎮

第一詩章

(一)

那還是民國頭幾年的事，
淮海邊一間小小的村莊，
村子裏是十來所茅草屋，
村子裏一個年青的姑娘，
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女人。

家裏的人都叫她小丫頭，
別的人也跟着叫小丫頭，
小丫頭就算是她的名字。

『小丫頭長的不醜』大家說。
瓜子臉兒烏黑的眼珠子，
紅紅的臉皮上一個鼻子——
一個高高的輕巧的鼻子；
只是頭髮尖兒上帶點黃，
額頭上一顆淺淺的疤痕；
於是有人說她長的難看。

『小丫頭的性子好』大家說。
小丫頭是誰都欺侮得了，
她家哥哥，嫂子，她家弟弟，
她家姪兒姪女，她家姊妹，
媽媽也不大喜歡小丫頭？

『小丫頭死到那裏去了，她？』

『小丫頭死到那裏去了，你！』

小丫頭為什麼不餓猪食？

小丫頭為什麼不餓牛草？

小丫頭就過着這種日子。

好的都不是小丫頭吃的，

好的都不是小丫頭穿的，

好的都不是小丫頭做的；

剪刀缺了口，又是小丫頭！

板凳斷了腿，又是小丫頭？

小丫頭總是受着，沒有話。

『小丫頭生的巧呢，』大家說。

粗的細的第一樣來不得？

到田裏去薅草，戴着涼帽；
在家裏燒茶，煮飯，勾棉襖；
綉朵鞋頭花，幹乾淨淨的；
洗件衣服也乾乾淨淨的，
那一項來不得粗的細的。

小丫頭就是愛着點子俏，
補塊補釘是齊齊整整的，
梳條辮子也齊齊整整的，
插朵野花在頭髮根兒上，
走在路上顯得格外風光。
她是個不歡喜說話的人，
「有什麼說的呢！」她只是笑。
「有什麼好笑的呢，傻丫頭。」

(二)

十八歲那年子她出了門，
家裏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別的人也跟着叫大姑娘，
大姑娘就算是她的名字。

「大姑娘長的不醜」大家說。
穿着一件粉紅色的小襖，
翠色的夾褲是青色的帶，
一雙大紅緞子綉花的鞋，
她的頭上挽起了一個髻，
於是大家說她長的好看。

正好是白露前後的天氣，
紅綉球的花轎抬着，鞭爆，

抬着大姑娘，背後是吹打，
背後是掛着眼淚的媽媽，
她娘家和做姑娘的身份；
紅綉球的花轎抬着，抬着，
不知抬過了些什麼地方，
下了一道溝，又上一道溝；
抬着大姑娘前面是夫家
前面是五間屋子一條牛，
家田裏一株楊柳，一座磨，
一個老奶奶和一個丈夫，
一個出了門的大姑姑，和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姑，
加上一羣烏黑黑的生人，
和一羣雜七雜八的人聲；
瓜皮帽上是一顆紅頂子，
他穿着一件黑布的大褂，
長的高高大大的像匹馬，
這是她的丈夫吧？小二子！

從此她開始了新的生活，
從此她有了個新的名字，
是她家老奶奶叫她「大娘」，
也有些人跟着叫「大娘」。
只有她丈夫不叫她大娘，
叫她『喂』顯得分外的恩愛，
叫她把小板凳帶過來『喂！』
叫她盛碗棧子飯過來『喂！』
這麼，丈夫的眼睛變小了，
對着她額頭上那眼疤痕，

對着她看向別處的眼睛，

對着她那件粉紅色的襖，

對着她一雙放大的腳，

於是他牽着牛走向門外。

有時候她也偷看他一眼，

偷偷地看一眼又看一眼：

那是一雙布底的藍布鞋，

那麼大的腳沒有穿上襪，

白洋布的褲捲上了大腿，

一身棕色的皮膚發着光，

他手裏拿一根鞭，鞭着牛，

在大場心裏來回轉：一圈，

二圈，三圈，嘴裏打着擺擺——

戴着一頂斗篷，又響又脆，

好遠就聽得清清楚楚的，

好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這是個夏天農忙的時節。

「該歇歇了吧」她心裏想着，

「那麼熱，這頂頭的毒太陽，」

她看了看沒有雲的天空。

她們兩個不大說什麼話，

吃飯的時候大家吃着飯，

做事的時候大家做着事，

也有說話的時候，那就是：

「你的衣服脫下來洗洗吧！」

於是她丈夫把衣服脫下，

「你的衣服脫下來補補吧！」

於是她丈夫把衣服脫下。——

她丈夫也和她說句把話，
那往往是晚上進了家房，
吹熄了燈光，上了床以後，
輕輕的在她耳朵旁，說：
『明天上街給你買雙洋襪，』
明天洋襪穿在她的腳上；
『後天上街再買雙鞋面布。』
後天鞋面布塞在枕頭旁；
『下次上街給你買瓶香油。』

(三)

她家老奶奶是多話的人，
她家小姑娘是難弄的人，
老奶奶和小姑娘說着話，
老的說一句小的幫一句，
老奶奶說她『懶』
『懶傷了心，』
『是的，懶傷了心。』
『吃了就挺，』
『是的，吃了就挺』
『愧膀子的』
『不是安安穩穩過日子的。
新鞋新襪頭上是新頭髮。』
老奶奶不再叫她大娘了，
叫她『奶奶』，我們家的奶奶，
小姑娘也跟着她叫奶奶：
『我們家請了一個奶奶來了，』

「我們家快被她了乾淨了。」

老奶奶把這些話到處說，
說給女兒聽說給自己聽，
還故意的說給她媳婦聽；
她把這些話說得那麼響，
那麼遠地說到三十里外，
一遍一遍地不休地說着。

做媳婦的總是受着過着，
你說你的，她聽着不聽話，
說多了她偷偷地哭一場，
再說多了她就餓上一餐，
回到娘家去住她二三晚，
可是她丈夫對她十分好，
什麼事都攔上自己的腰。
母親說：「這女人我看不慣。」
「怎麼辦呢？你給我請來的。」
母親說：「我沒有你這兒子。」
做兒子的沒有話推着車，
把老婆推回家來，在路上
唱着歌一遍遍地重複着。

(四)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了；
一年是醜年成一年好些，
今年的年成比往年的好，
家門口是大堆大堆的草。
可是今年有今年的不好，

不知那個和那個打仗呢？
街上把這話傳到了村裏，
村裏把這話傳到了家裏，
傳到丈夫的耳朵裏，傳到
他老婆和母親的耳朵裏，
却是誰也不理會這會事。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了，
老奶奶還是那個老奶奶，
她丈夫也還是那個丈夫，
小姑姑今年春裏出了門，
她們家少了個說話的人。
只是她自己近來有些變，
變得懶懶的抬不起身來，
變得睡也不是，站也不是，
想這個吃想那個吃，可是
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
「你想吃什麼呢」丈夫問。

那一天早晨才過的中秋，
丈夫把毡帽兒戴上了頭，
小車輪子上添了點子油，
小車上網了一口小母豬，
奶奶高聲說道：「到那裏去？」
兒子小聲說道：「到街上去。」
媳婦輕聲說道：「不去算了。」
奶奶說：「沒有那個叫你去。」
兒子說：「就是我自己要去。」
媳婦沒有說什麼話站着，
奶奶的眼睛狠狠的瞧着，

瞧着她媳婦的那付鬼相，
瞧着她兒子的那付賊相，
瞧着小車輪子滾上了路，
路上是好天氣，好太陽，
她跟在小車輪子的背後，
「你這個殺人的，不要你去
你偏要去，你這個殺人的！」
小車輪子吱吱的叫着，
小母猪也喳喳的叫着，
她兒子也呱呱的叫着，
恰是聽不清他說的什麼。
「家裏統共就這麼三口人，
你怕了不乾淨了，你這個
殺人的，你怕了不乾淨了？」
小車輪子滾到了大路上，
大路上的土擲得那麼高，
大路灣灣曲曲的向着西，
就沒有看見她兒子回頭。
「好，你們了吧，了他個乾淨
好，了乾淨了，大家沒得命。」
好，你要去，你就不要回來了！
小車輪子向了南轉了彎，
一陣西風，帶來她兒子
半句話：「好……………
……………我就不回來了。」

(五)

做媳婦的燒着火，煮着飯，

「叫他不丟個婆去」她想著。
做奶奶的從堂屋裏，走到
鍋道口，又走出了大門外，
「請了個奶奶撈了一手屎，
怨那一個，怨我自己命苦。」
她從大門外拾了幾根草，
走到過道裏放進了草堆；
「什麼事都不想做，哼！可惜，
排錯了八字，投錯了娘胎。」
她走到小桌跟前看了看：
「吃過早茶，連桌子都不擦
爛了手的，怕走錯了人家。」
她又從過道口走向堂屋，
堂屋裏一張大桌和糧食，
「好死不死的，死了倒乾淨，
死了再請一個怕沒有人？」
她覺得這句話應該重複，
她高聲說：「死了再請一個。」
於是她拿一個簸箕坐下，
簸着黃豆，不時的磯咕着。

太陽三丈高了，快吃午飯，
她兒子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丈夫怎麼還不回來呢？
做老婆的到門外去望望，
做母親的到路上去望望，
「連飯都不想吃了，這孩子」
做奶奶的獨自個吃了飯，
做媳婦的不吃飯，上了床。

太陽有四丈五六丈高了，
只是不見她的兒子回來，
只是不見她的丈夫回來，
母親想：『這孩子這麼大氣？』
到那裏去了，外婆家，親家，
姑母家，姑娘家，充了軍嗎？
老婆想：『他怎麼還不回來？』
到那裏去了，娘家，外婆家，
姑母家，姑娘家，充了軍嗎？』

太陽有七八十來丈高了，
村子裏各家都煮了晚飯，
各家的烟囱裏都冒着烟，
奶奶家沒有煮飯，沒有烟，
奶奶到王老爹家去訴苦，
訴完苦回到家裏來歎氣，
嘆了氣又到大爹家訴苦。

太陽從西頭落到地下了，
太陽不見了，天上一顆星。
奶奶到小四老爺家訴苦，
忽然傳來了不好的消息：
『街上軍隊在抓夫，抓壯丁！』
『唔』

『街上有軍隊在抓壯丁！』
『什麼？』

『街上軍隊在抓壯丁！』
『真的嗎？』

有人從街上來說：
『我家小二子被抓去了嗎？』

『我家小二子一定抓去了！』

『我家小二子就沒得命了！』

奶奶回到家裏哭着鬧着，

許多人圍在她家的門口，

許多人都談論着這件事；

『那裏就真抓去了，這麼巧？』

『那裏就真抓去了，不會的。』

『想必是到他丈母家去了。』

「.....」；

做老婆的沒有哭也不鬧，

她披了件棉襖往外面跑，

許多人都和她說：『天晚了。』

許多人都攔着她：『天晚了。』

『明天再去找』

『他會回來的，』

『那裏就不回來了，好好的。』

做老婆的不聽，她要去找

把她自己的丈夫找回來，

在這黑沉沉的星光底下。

(六)

抓去的壯丁不祇他一個，

抓去的壯丁有幾千百個，

東村裏也有兩個被抓去，

西村裏也有一個被抓去。

做奶奶的問媳婦要兒子，

做媳婦的到處去找丈夫，

一天沒有把丈夫找回來，
十天沒有把丈夫找回來，
「還有什麼辦法呢？」大家說：
「抓是想必一定被抓去了。」
「但願他早些回來就是了。」
做奶奶的把嗓子哭啞了，
做媳婦的把眼睛哭腫了，
「還有什麼辦法呢？」大家說：
「抓是想必一定被抓去了。」
「但願菩薩保佑他就是了。」
可是菩薩就沒有保佑他，
她兒子第二年被打死了，
她丈夫第二年被打死了，
在那些軍閥們的混戰中。

